

吴晓鸣 主编

天

二十一世纪大案要案侦破纪实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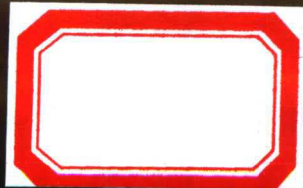
下英雄

你将会从这本书知道
什么是毒梟
什么是卧底

● 牛伯成 著



群众出版社



天

二十一世纪大案要案侦破纪实丛书

下英雄

● 吴晓鸣 主编
● 牛伯成 著

I247.56

N700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下英雄/牛伯成著. —北京:群众出版社, 2004. 1

(二十一世纪大案要案侦破系列)

ISBN 7-5014-3091-8

I. 天… II. 牛… III. 侦探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11691 号

天下英雄

著 者:牛伯成

责任编辑:张 蓉

封面设计:章 雪

责任印制:连 生

出版发行:群众出版社 电话:(010)67633344 转

社 址: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 编:100078

网 址:www.qzCBS.com

信 箱:qzs@qzCBS.com

印 刷:北京东远新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:341 千字

印 张:15

版 次: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7-5014-3091-8/I·1308

印 数:0001—8000 册

定 价:25.00 元

群众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群众版图书,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(1)

北京来了个林志翔。初识毒贩触目惊心。毒品世界是一个生死场。黑脸老狍绵里藏针,林志翔接受秘密任务。雷建刚把他看做污点线人,林志翔委曲求全。

第二章(17)

德扬边境林志翔接头,“女秘书”尉华把舵。德扬究竟是谁的天下?林志翔寸步难行。侦查与反侦查。毒品交易就是这样的战场,一个差错会葬送任务,一个差错也会送掉性命。林志翔征服阎老三。

第三章(37)

G省吕蒙跟踪小老板,敲掉“老狼”贩毒团伙。案件牵涉到S省境外大毒枭“老熊”和“将军”。林志翔任务升级,北京对A行动方案做重大调整。“坦克”霍学范反复考验终同意交易,林志翔以退为进撤回大明。

第四章(54)

林志翔、尉华黯然分手。老狍冷心冷面。江厅长五仙湖午夜接见林志翔。境外毒品大世界,罗兴汉、坤沙、李怀义再到“老熊”。小巫大巫,林志翔明确工作对象。

第五章(68)

德扬祥福贸易公司开业,林志翔“巧遇”高强。老猓兴师部署春季攻势。“两地”、“两线”全面出击,毒枭毒贩纷纷落马。G省吕蒙接受北京特别任务,调查大宗冰毒走向。吕蒙一下南星县调查药厂。

第六章(94)

“老熊”是目标,霍学范是跳板。林志翔孤身夜闯葫芦寨,老猓彻夜未眠。林志翔他乡遇故知,偶然?必然?A方案意外受阻,是福?是祸?雷建刚撒网抓“小鱼”,牵出毒贩阎老三。

第七章(124)

林志翔秘密过境见“老熊”,郝诚书房讲述坎坷发家史。缉毒部门各自经营,难免炒勺碰锅沿。雷建刚抓捕阎老三,震惊“坦克”霍学范。林志翔避风。“坦克”患了癫狂病。

第八章(145)

S省毒贩感冒,G省毒贩发烧。欧美是个大市场,国际毒枭浮出水面。若河打冲锋,另辟战场。四国五方合作,战云密布。

第九章(169)

林志翔再遇尉华,默默建造德扬滩头阵地。若河全线出击,直捣G省。两省两地双丰收,柚木中挖出海洛因35万克。雷建刚秘密跟踪铅笔板,阴沟翻船。女毒贩信口雌黄,供出“毒贩”林志翔。



第十章(191)

老狴境外会晤，地方军搜山灭匪。缴毒资陷入迷魂阵，打内鬼需磨砺法律武器。一方轰轰烈烈，一方风平浪静。大毒枭施小伎俩，资助华侨学校。林志翔孤军作战，意外被捕。

第十一章(211)

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老狴一手捞出林志翔，另一手查封祥福公司。林志翔一夜沦为漂泊者。霍学范“正中下怀”，见缝插针。

第十二章(227)

吕蒙 N 省调查，慧眼拿出大见解，二下南星调查首富韩国栋。林志翔“无奈”承当“坦克”运输人。老狴“保驾”，张大鹏“接应”。毒贩做交接，公安也做交接。郝诚送来一百万，帮林志翔渡难关。铁就是铁，骨头敲碎了还是骨头。

第十三章(247)

新疆王彭在 G 省被杀，南非的投资意外搁浅。祸不单行，郝诚之妻李红佩遭抢劫死于非命，郝诚遭打击“偃旗息鼓”，吕蒙三下南星，顺藤摸瓜发现嫌疑人张庆元。冰毒案初露端倪。

第十四章(266)

林志翔赶鱼，老狴收网，捕获公子霍小宝。“坦克”火冒三丈扬言报复。柯局长拍案而起。林志翔接受新任务，指派高强策反老九。霍学范边境罹难，敌我双方皆大欢喜。

第十五章 (295)

郝诚面见“将军”。“将军”石破天惊,出手要做两吨毒品。郝诚正式起用林志翔。决战前夕,双方秣马厉兵。范明打入内部,监视汽车改造。

第十六章 (322)

高级会议定出高级策略。郝诚像只越冬的熊,抖擻起精神。千里追踪和反追踪,郝诚动用数十辆车,场面恢弘。魔高一尺,道高一丈。延伸打击,费的是人力,收的是毒资。算算还是划得来。

第十七章 (342)

首次运毒“大获成功”,二次运毒一路顺畅。好事不过三,指挥部决定实施打击。林志翔立遗嘱,披肝沥胆。郝诚动谋略,软禁同窗。G省跟踪暴露,形势岌岌可危。林志翔力挽狂澜,诱使郝诚再犯错误。

第十八章 (371)

一案揭开两案。意外收获加意外喜悦,30 万克海洛因加 12 吨冰毒等于大获全胜。郝诚运毒线全线崩溃,韩国栋、张庆元毒品梦一枕黄粱,我方代价仅仅是林志翔的一截肠子。

第十九章 (391)

韩、张带港、秦黑道大哥讨伐郝诚。术后林志翔再度出境。人不怕死奈何以死惧之。林志翔代郝诚赴鸿门宴,跨“将军”门槛舌占群魔。郝诚炮轰山脚,黑老大面面相觑。郝诚前台庆胜利,后台开门,默许将军除掉林志翔。



第二十章(414)

郝诚一箭三雕用尽谋略。林志翔天兵神助得益于老狴关德民。吕蒙追踪张庆元行程万里，大毒枭泰国被捕遭到灭顶之灾。林志翔三赴境外，开赌场创建新的工作平台。

第二十一章(436)

“将军”死于横祸，也死于贪婪。郝诚预感末日来临聊发人生之慨。林志翔、郝诚最后一搏。我国启动国际合作机制剿灭郝诚集团。郝诚引渡回国，A行动方案以圆满结局落下帷幕。

尾声(466)

第一章

1

林志翔下了火车，提着皮箱在站台上左顾右盼，他不知道来迎接他的会是什么人。

火车站不大，下车的乘客却很多，站台上熙熙攘攘。

人丛中站着一位女士，气质高雅，穿着一件浅灰色风衣，手插在衣兜里，很有点日本影星中山美穗的味道。她仿佛在等人，但并没有注意他这边，而是不时地朝前边的车厢张望。站台上风，吹拂着她的风衣下摆，一飘一飘的。

这不是来接他的，林志翔心里明白。他过来时把他的车厢号码告诉了伙伴，如果伙伴进站来接，不会看不到他——尽管，到现在他还不知道，他的伙伴是胖是瘦，是高是矮，是男人还是女人。

林志翔这次来大明市，要走进一个全新的领域，领导交代任务时他还在遥远的北方。那边的暖气还没撤下来，外面的景致里残留着冰雪。谈话是严肃的，任务很急迫，领导要他做好最艰苦的准备，到了S省，一切听从老狴指挥。老狴既不是名字也不是绰号，但老狴很有名气，在他要进入的那个领域里是个传奇式人物，有人悬赏二百万要买老狴的项上人头——他出发前听过许多关于老狴的故事，这使他对将要接受的新任务充满了憧憬。他从事秘密工作多年，职业的磨砺使他练就一身天塌下来不动声

色的真本领，可他依然抑制不住时时从心底涌出的冲动，那是对新工作的渴望。

站台上后来发生的事情令林志翔始料不及，他目瞪口呆，在不经意中上了来到S省的第一课。

前边的车厢随着人群下来一男一女。男的瘦小，背着绿色行囊；女的高个儿，身体健壮且美丽，斜挎着艳丽的傣族民族包，两人看上去并不协调，很难判断他们间是什么关系。不像本地人，S省到处是旅游胜地，来这里观光的外地人很多。也不像汉族——林志翔莫名其妙就觉得，那个女子仿佛是维族或哈萨克族姑娘。

灰风衣也看见了他们，她向前走了两步，侧过身，隐蔽地做了个很奇怪的手势。林志翔立刻注意到，站台另一侧有几个男人，正漫不经心地逆着人群缓缓走动。他已经预感到，有什么事情马上就要发生，因他嗅到了一种特殊的气氛。

那对不成比例的男女随着人流朝林志翔走来。男人走路跛脚，弱不禁风的样子，边走边也起眼睛，四处张望。女孩脸蛋红润，挺着胸膛，不得不时时收着脚步，跟在他的侧后面。

林志翔心想快了，他心里默数着一二三——

一瞬间，周围的陌生男人就行动起来，他们快速地从不同方向走过去，封住了各个角度。

小个子男人下意识站住，警觉地左右看看，一瞬间就慌了神，拔腿要跑；他的女友也吃惊地张大了嘴巴——说时迟那时快，几个男人已经猛扑上去，像砸萝卜夯那样，一下子就把两人一起砸在地上，紧接着是干脆利落的几个动作。

他们距林志翔很近。许多人都躲避开了，他仍原地站立着，一动不动地注视眼前那个并不复杂的过程。他听到女孩咕噜噜地喊出一串维语，小男人的胳膊也从人缝里探出一下，又迅速被窝回去。然后他看到电镀手铐的亮光。再后来，那些人陆续站起，



两人已反剪着双手，铐得结结实实。

周围的人群里引起一阵小骚动，但很快就平息下来，大家都明白这边发生了什么。一些人已经走开，另一些人仍远远地站着看，没人议论什么，大家的神态都很安然。

一个黑脸汉子，从小男人怀里掏出一颗手雷，黑黝黝的，不是国产货。他小心翼翼地把手雷的拉环放回——这时围观的人群才唏嘘了一下，纷纷向后倒退。

那伙人离开了，把抓到的男女围在中央，齐刷刷沿铁路线一直走下去。林志翔看见，远处停着几辆警车。

灰风衣并没跟他们一起走，她像林志翔一样，目送着他们，然后斜了林志翔两眼，板起面孔说：“你这人怎么这么木啊？多危险，以后遇到这样的事，站得远点。”

林志翔想说句什么，他没说，只淡淡地笑了笑。

灰风衣已经走开了。

林志翔摸出一支烟，他要静一静——他的感受挺复杂。

最简单地说，他嗅到了火药味儿。尽管还没开展工作，尽管，他至今并没接触具体任务，但他已经呼吸到了工作的气息，辣呛呛的，充满了刺激。

这时有人拍拍他的肩膀，粗着嗓音问：“喂……您是林老板吧？”

2

与老狴的正式谈话是在一间新装修不久的大房间里进行的，室内的油漆味还未散尽。房间里阳光充足，到处都显得白花花的。这并不是老狴的办公室，而是他手下人员集结的一个秘密地点。谈话的只有他们两人，林志翔现在的身份是老狴的“亲戚”。

他向老狴讲述了在站台上看到的那一幕。

老狴的嘴唇动了动，用发声器一样的嗓音说：“两个新疆毒贩子，这是他们第二次来S省，德扬的雷队长，盯他们有两个月了。”

“女的我看出来了，男的，像北方人。”林志翔说。

老狴抬起眉毛看看他，“哦”了声说：“有眼光。那个男的，他说他出生在北京，还有点背景，女的是阿克苏人，从新疆出来才八个月。”

老狴姓关，实名关德民，S省禁毒局侦查处副处长。正职位置空缺，老狴主持处里的全盘工作。

整个谈话过程并不长，暂时没涉及工作。老狴拿给他几张磁盘和一堆资料，要他先熟悉一下环境。给林志翔的感觉，老狴对他并不热情，说话慢悠悠，平板的面孔上没有一丝笑纹。老狴个头不高，与他想像中的英雄相去甚远，甚至给他一种不好接近的陌生感。

然而老狴说话简洁，语速虽慢，表达的意思却相当清楚，一句是一句，决不重复。林志翔嘱咐自己，要尽快适应老狴的思维习惯和做事方式，全盘接受他。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他就要和这位不苟言笑的黑脸上司打交道了。

尽管老狴缺乏热度——这给林志翔旺盛的工作热情泼了不小的冷水，但他并没忘记尽地主之宜请林志翔吃了顿便饭。

不方便找其他人，吃饭也只他们两个。老狴开车带他到市郊一个羊肉馆吃涮锅子。涮法跟北方不同，涮的不是羊肉片，而是炖熟的肉，带皮，还有羊杂、羊脚。羊是本地有名气的小黑羊，味道的确鲜美。老狴吃饭仿佛例行公事，吃了一阵子才想起来问：“要不要喝点酒啊？”

老狴做的最令林志翔感动的一件事是带他去了趟看



所。在那里他再次看到那两个新疆毒贩，他们临时羁押在这里。林志翔和老狴过去时，德扬的警察正在办手续，两人马上就要转到下边去。

男毒贩的体质极弱，干瘦，看上去不会超过八十斤，哆哆嗦嗦的，站都站不稳。老狴低声说：“瞧明白了吗，这是个白粉鬼。”押解的警察拿两片戒毒灵给他，他立刻贪婪地吞下去。戒毒灵里含微量吗啡，不同含量有不同号码，男毒贩服药后有了些精神，走过去安慰那个女的。女毒贩一味在哭，面颊已失去了光泽，无望的大眼睛不断有泪水涌出。林志翔想，他们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，也明白什么命运在等待他们。这女孩从阿克苏出来才八个月，自然有很多懊悔的地方，一步差错，毁掉了一生，回头想想，恐怕肠子都悔青了。

老狴和德扬的警察在一边谈话。男毒贩走过来。不知怎的他就认为老狴是个大官，能左右他们的命运。他拧着眉毛，忧郁地说：“丽达的身份证写错了，她今年不到十八岁……”

老狴沉着脸，严肃地望了他一阵，说：“这些事情，到了法庭上，法官会弄清楚的。”

男毒贩变得很固执，坚持说下去：“丽达为了出来找工作，托人重办的身份证，办的时候，多报了两年……”

老狴已经转过脸，不再理他。

这时，男毒贩无望地看了林志翔一眼。

他的眼神暗淡无光，脸色苍白、猥琐，黑黑的眼圈布满死亡阴影。他也记住了这张面孔，也记住女孩俊俏的脸蛋和红肿的眼睛，大眼睛里不断涌出的泪水……

——他们已然失掉了明天。

返回的路上，林志翔长久地沉默着。

“感觉怎么样？”老狴驾车，终于发问，语调依然平平的。

他张张嘴巴，其实他有许多感受，看看老狴，还是把话咽了下去。

“很令人同情，是吧？”老狴并不看他，继续说，“抓到手里，他们都是这副样子。哭鼻子，一副可怜相……也有百般抵赖的，还有的一进来就装哑巴……总之，求生啊，到这时候，他们的求生欲望特别强……叫人看着，心里有股子说不清的滋味……是吧？”

林志翔说：“就是，年纪轻轻，怎么就走了这条路？”

老狴说：“走这条路？你知道他们做了多少毒品吗？光这次，就携带 2100 克高纯度海洛因，而且，他们手上还有十三万毒资没花出去……”他缓缓，又说，“案子在 S 省不算大，我们这里，万克以上才算要案。不过，按照国家刑法，走私贩卖海洛因 50 克以上，就可以判处极刑，他们可以宣判四十回了。”

林志翔当然明白案子的分量，2100 克，能毁掉多少青春多少家庭，他并不同情他们的犯罪行为。

拐过街口，老狴继续说：“毒品是什么？毒品就是鬼门关。毒贩子讲，跨过去是天堂，跨不过去就进地狱。他们啊，心里都明白，迟迟早早，他们总有跨不过去的那一天，等待他们的，其实是同一条路……”

林志翔说：“他们抱着侥幸心理。”

“诱惑啊，诱惑是太大了……”老狴感慨着，又在咀嚼男毒贩的话，“……不满十八岁……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但能免除死刑……你说，他们心里什么不明白？”

后来，老狴给林志翔讲了个故事，是他的亲身经历。那时老狴还在边防当兵，他第一次接触毒品贩子，心里也萌生过对他们的怜悯和同情。

那是二十年前的一个秋天，山林里笼罩着夕阳的余辉，周围一片宁静。



一老一少两个山民，战战兢兢站在年轻的关德民身前，背篓放在他的脚下，里边装的酸角子已被翻开，露出三大块黑乎乎的鸦片。

老狴极为兴奋，心脏扑通通地跳跃，脸上泛着红光——毕竟这是第一次。

老狴说：“第一次的意义就在于，你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现，你拥有了生杀大权。你跨开一步，他们仍会活着；你原地站着不动，就会把他们送到另一个世界……”

林志翔有点紧张，他不知道老狴下边要说什么。

老狴注视着前方，仍沉浸在回忆中。

“那真是一种令人战栗的陌生感。”老狴评价着自己当时的感受。

林志翔忽然觉得，老狴很富于情感，只是他把热乎乎的感情深藏着，封在冰盖的下面。

当年的老狴脸色通红。两个山民却面如土色——他们的脸色越来越暗淡，暗淡得连眼仁都变得苍白。老人衣衫褴褛，两只胳膊瘦如柴棒，不住地抖索着。年轻人的黑眼睛直望着他，眸子里游动着最后一丝祈求的亮光。

“你放了他们，是吗？”林志翔问。

“没有。”老狴说，“我那时还是个小兵，但我知道要服从命令。”

他把案子报到教导员那里，憋了一阵，建议说：“鸦片我们没收，人就让他们走吧？”

教导员吃惊地瞪大眼睛，围着他转了一圈，突然吼了一句：“关德民，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，你想坐牢哇？”

老狴告诉林志翔，指导员的这句吼，他记了一辈子。那一次他就明白了，他做的是什么性质的工作——光荣，艰巨，最重要

的还是那句话，他把的是一道鬼门关。

然后他侧过眼睛，狡黠地看了看林志翔。

林志翔立刻警觉起来。他突然想到，老獾带他过来，不只是为满足他的好奇心，老獾讲自己的故事，也不是信口拈来，说明他也有过类似的心情——老獾显然看透了他，在试探，甚至是某种考验。老獾深邃的目光已经说明了这一点。

老獾不再说话，沉闷地开车。许久，他才口气缓慢地对方才的毒品概念进行修正，说：“毒品是什么，毒品是法律规定的违禁品，而法律，在任何情况下，都是不允许违背的。”

后来林志翔想：老獾已经给他规定了最根本的工作原则，他在对他进行教育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当他迈过一次次生死考验的关口，再回想当时的感受，他不得不嘲笑自己的肤浅。他很快就体悟到工作环境的残酷性，那些廉价的同情心必须永久地割掉。他的工作不允许他有丝毫的疏漏，他的生与死，就存在于每一次判断是否正确的毫厘之间。在那样的环境里，他渐渐被锤炼得冷硬，他也会像关德民一样，练就一副刚毅的面孔，一副铁石心肠。

老獾的用心显而易见，他要林志翔尽快熟悉毒品，熟悉毒品犯罪，熟悉毒品交易，熟悉边境环境。他不急于交代任务，但他又希望林志翔尽快地进入他安排的角色——在老獾不动声色的目光里，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。

3

关德民午后安排体检。已经和中心医院的张医生预约了几次，今天他下定决心，不能再往后拖延了。

上午连着开了两个会，分别研究了德扬和若河的案子。德扬的支队长雷建刚没过来，政委徐波汇报了案情。边境那边，几条



情报线索都反映有人在收集精制海洛因，规模和手法很像是“老熊”又在活动。

若河是现案，简支队长带着一个侦查小组，正在大明市开展工作。据简队长介绍，案子很可能与境外毒枭“将军”有关。

给关德民的印象，境外的两大毒枭都在活动，这说明又一个案件的高峰期正在迫近。

没做任何结论。关德民不喜欢在侦查的初始阶段就弄得轰轰烈烈，案子需要一步步地去做。

他派处里的侦查员刘桐配合简支队在大明市的工作，定了几条，要求把案子延伸下去。

送走他们，已经 12 点 10 分了。关德民早晨就没有吃饭，水也没敢多喝，出了办公大楼，开车直奔第一医院。

张宪宗医生在等他，见了面就说：“你可真是个大忙人，说 10 点拖到 12 点半，害得我们中午饭都吃不消停。”张医生是关德民的中学同学，说话不打遮掩，但也透着对老狴的关心。

张医生和 X 光室、胃镜室都打过招呼，要他们留了人。关德民过来，张医生带着他先拍胸大片，又乘电梯爬到六楼去做胃镜。

关德民怀疑自己的咽部长了异物。很长一段时间，颈部淋巴肿胀，说话不方便，吃饭也总有咽不净的感觉。他打电话请教过张宪宗，张医生说：“你过来查一下吧，光凭你说我不好下结论。”

下午上班，两边报告出来，呼吸系统没查出毛病，问题出在食道。关德民的贲门上方有块肿物，边缘光滑，要做活检。胃也不大好，胃壁有不规则的白斑。另外，胃镜室的报告认为他患有慢性萎缩性胃炎。

张医生说：“胃不好，与长期精神紧张有关。”

关德民说：“没办法啊，照你讲话，忙人嘛。”